

我们 在天堂重逢

〔德〕克丽斯特·查谢特
〔德〕伊莎贝尔·查谢特
翟江月 译 著

我们在天堂重逢

〔德〕克丽斯特·查谢特
〔德〕伊莎贝尔·查谢特
翟江月 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 在天堂重逢

德·克丽斯特·查斯特
德·伊莎贝尔·查斯特 著
翟江月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Wir treffen uns Wieder in meinem Paradies
by Christel und Isabell Zachert
Copyright©1993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Bergisch Gladbach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1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在天堂重逢/(德)克丽斯特·查谢特,伊莎贝尔·查谢特著;翟江月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5633-3377-0

I .我… II .①克…②伊…③翟… III .纪实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75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济南市剪子巷 53 号 邮政编码:250012)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字数:115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平凡生命的绝唱

——《我们在天堂重逢》中文版序言

周国平

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突然患了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死于16岁半。10年后，她的母亲写了这本书，回忆了女儿从发现患症到去世的一年中的经历。作者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母亲，也许这正是本书的一个优点，用拉家常一样朴素的笔触来叙述一个悲伤的家庭故事，自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事实上，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切真实的悲剧都仍然是平凡生活的组成部分，平凡性是它们的本质，诗意的美化必然导致歪曲。

读完这本书，最使我难忘的是伊莎贝尔临终前的表现。自从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以后，这个16岁的少女怀着最热烈的求生的渴望，积极配合治疗，经受了多次化疗的痛苦折磨，但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有一天，她接受了一次肺部透视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已进一步扩散。她当即平静地做出了安乐死的决定，并要求立即执行。医生把针头插进了她的血管，点滴瓶里的药物将使她逐渐睡去，不再醒来。在神智还清醒的几十分钟里，她始终平静而又风趣地和守在周围的亲人交流。她告诉哥哥，当他第一次幽会的时候，她会坐在他的肩膀上悄悄耳语，替他出谋划策。她祝愿家人幸福，并且许诺，如果他们的生活中

出现什么问题,她会跟亲爱的上帝稍微调调情,让上帝通融一下。她分别向爸爸和妈妈约定每天会面的时刻。她问妈妈,她到了天堂,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婆是否会认识她。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沉入寂静,而她的生命是在两天后结束的。

这个临终的场面是感人至深的。年仅 16 岁的伊莎贝尔能够如此尊严地走向死亡,她的勇气从何而来?以她的年龄,她不可能对生死问题作过透彻的思考。她也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不真正相信死后的生命。在她弥留期间,有人送来几本关于死后生命的书,她不屑一顾,在日记里写道:“我才不会去读那些破书呢。”她还叮嘱过母亲,在她死后,倘若牧师想安慰他们,就给他读她的日记,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一些废话”。书中收录了这些日记,而我们读到,直到实施安乐死的当天,她在日记里表达的仍是对治愈的盼望和对死的恐惧。不,她没有找到任何理由使自己乐于接受死。然而,当她看清死的不可避免时,仿佛在一瞬间,她坦然了。关于她的最后的勇气的来源,作者分析得对:“你的坦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受了那个最重大的决定的影响:我们一直生活在真实中。”在整个过程中,医生和家人没有向病人隐瞒任何事情,彼此有着最深的沟通。我相信,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任氛围的鼓励下,在伊莎贝尔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伟大的自尊悄悄地、以她自己也觉察不到的方式生长起来了,并在最后的时刻放射光芒。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是必须提一下的。在准备实施安乐死之时,伊莎贝尔的哥哥从外地赶到了医院。他无论

如何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请求医生继续对妹妹进行治疗。这时候,做母亲的心痛欲碎,但却用异常坚定的口气说:“凡是不尊重伊莎贝尔自己的决定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她的病房。”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对这位母亲充满敬意。毫无疑问,在女儿的血管中流着这位平凡母亲的高贵的血。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德国故事,我在读时常常想到,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里,也曾经或者正在上演类似的故事。多么年轻美丽的生命突然遭遇绝症的威胁,把全家投入惊慌和悲痛之中,这是人世间最平常也最凄怆的情景之一。无论谁遭此厄运,本质上都是无助的,在尽人力之后,也就只能听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无奈而又心痛。

2001年11月13日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病魔伸出利爪.....	(3)
第二章 奔赴科隆.....	(16)
第三章 16 岁的生日	(35)
第四章 美丽的黑森林.....	(48)
第五章 简恩的吻.....	(64)
第六章 病魔的疯狂反扑.....	(86)
第七章 死神的召唤	(105)
第八章 在天堂飞翔	(125)
第九章 日记	(136)
第十章 鲜花和葬礼	(159)
尾声	(172)

引 子

我亲爱的女儿,我来了,在阿丁尼林区,在我一位女友的度假别墅。这里很安宁,我可以沉下心来,沉浸在记忆里,高兴地与你进行彻底的交谈与心灵的沟通……

10年前,你离开了我们,去了你的天堂。你是对的:我们并不曾失去你。你一直在用你的信任与力量支持并保护着我们!在你昏迷并失去知觉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把你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写下的日记读给所有在场的人听——那是你特意为我们写的,从最初的一刻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将这份记忆与别人分享。我敢肯定,这也是你的愿望。

但愿我能发掘可以强化生命的记忆源泉而不是引出无望而无尽的眼泪。这里的氛围很好,母亲般的女友精心呵护着我,你不曾见过她,但我给她讲过你的故事。这一写作计划得到她有力的帮助,她把我邀请到她在阿丁尼林区的别墅,关心我的健康并时刻警醒着,不让我的思绪被泪水的洪流淹没。我将努力尝试着追忆这些对我的一生触动最深的岁月——你的生命终结的日子,那本该是你十五六岁的花季。这是怎样的日子,伴着生命的巅峰与难以言喻的疼痛,充满动人的希冀与最深刻的绝望,历经苦痛而弥散着魅力。我们体验着:你——一个快乐、年轻、正常的女孩——在一年之内变成成熟的女性。所

有的医生、护士以及这段时间分担我们的不幸的所有人都被你的力量吸引着。你像一位女皇般死去，清醒地向亲人告别并安排好自己的告别仪式。

在我生命终结的时刻，当上帝问我如何利用了生命这一馈赠，但愿我不至于在主面前张口结舌——其中的一部分是将你短暂的生命与死亡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与别人分享。那好，让我尝试着去努力吧。

第一章 病魔伸出利爪

我跟你爸爸从罗马回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旅行,我们把你与两个兄弟——克利斯逖安、马提亚斯——留在家整整一个星期,你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与我感觉很好,似乎我们的婚姻被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回来了,心中充满美好的记忆,洋溢着幸福与甜蜜。

那是礼拜六晚上,我们盼望着按时赶回家庆祝马提亚斯 14 岁的生日。克利斯逖安和马提亚斯开心地欢迎我们,可是,你,两个小伙子告诉我们,你已经上床了,想睡觉。我们很是吃惊,但也尊重你的做法。过了一会儿,你醒了,走出卧室,脸色苍白而憔悴,像患了重病。我们很担心。礼拜天上午,爸爸立即开车带你去看家庭医生。医生说是感冒拖久了引起的感染,开了盘尼西林,并建议退烧后去做肺部 X 光检查。

星期天,我们忙着叙说罗马之行,却暗暗地为你的健康而揪心。你得了如此重的感冒,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参加过一个晚会,但这不可能就是原因。两天前你还在俱乐部游了 2 000 米,然后去蒸桑拿,再骑自行车回家。这辆旧自行车产于荷兰,没有变速挡,骑着很费劲,对,这可能就是你病的原因。(这辆旧自行车现在成了马提亚斯的宝贝,他每天骑着去大学。)那天你说过的话一直困扰着我,你说:“如果我真的生病,那一定是

病得很重，而且病了好长时间。”

礼拜一、礼拜二，烧倒是退了，但你却更显虚弱。肋部长出一个脓包，颜色不是青的，我们搞不懂为什么出现这玩意儿。四个星期以前，你参加班级远足时，这里曾被撞了一下。礼拜三，你感到说话困难，坐在床上费力地呼吸。我给爸爸打了电话，他从办公室赶回来，我们立即带你去了医院。开始我们以为只是肺炎，一小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是恶性肿瘤。

刚刚做过肺透，医院便告诉我们，你的生命危在旦夕，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医院立即请来资深医生为你做肺部穿刺，否则你会窒息。我们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你，眼睁睁看着那猩红色的液体从你肺里流出来。裴特利医生插入第二根导管，将第一根送去实验室检验，接着给院长托庇利乌斯打电话：“这里有一位年轻女孩，相信您会对这一病例感兴趣。”他们相当专致而谨慎地诊断，却不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与说明。爸爸和我努力保持镇静。你却勇敢极了……在抽出两到三管以后，必须停止抽液，以免血液循环萎缩。与此同时，医院为你安排了一张床位，与另一年轻女孩同住。

把你安排下以后，爸爸与我去找医生。我们在实验室里找到裴特利医生，径直询问他对你的病情的估计。他毫不回避地告诉我们，是恶性肿瘤，而且到了晚期。但还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肿瘤。我们被这个噩耗击倒了，几乎失掉自制力。我脑中迅速地闪过这样的记忆：22年前，我19岁，我母亲的主治医生告诉母亲与我们四姊妹，母亲患的是肺癌，就连慈悲的上帝也不能再造奇迹。两

星期后,她死了。我立刻意识到你的情况多么严重,意识到我们注定的不幸。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把这焦虑传递给你,不想让它在心里留下阴影。你必须全力以赴地抗拒你的疼痛与重负。我们不能将真情告诉你。

我们曾满怀喜悦地盼望过这一天——你奶奶今天从日本旅行归来。我们设想过去机场接她并一起为她接风。这次日本之行对于奶奶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曾在日本生活过多年,奶奶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德国人,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爷爷(查谢特先生)多年来在日本松本的高中教授德语与德国文化,至今在日本还被奉为日本学专家。奶奶分享着这位已经故去的查谢特先生的殊荣,出于感激,她在74岁高龄进行了这一长途旅行。

从医院出来,我们取消了既定的计划,重新做了安排。到了晚上,你精疲力竭。该怎样将你的情况告诉奶奶?我们措辞极为谨慎,避开“肿瘤”这个字眼,只是说你病得很重。奶奶带给你一个从川崎的神龛请回的金护身符,这个神龛属于一川家族。奶奶说,这个护身符会给你带来好运。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又赶到医院,值夜班的是个小伙子。他允许我们再进去看望你,我们却鼓不起勇气。我们只在你病房门前站了几分钟。年轻人安慰我们说你睡着了。回到家里,我们也只对兄弟俩说了极简单的情况。克利斯逖安与马提亚斯都惊呆了,他们想像不出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感觉,这些日子会使得兄弟俩结束他们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爸爸与我哭着,想着,我们该怎样对你及其他人解

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发生了很多事,医院将采取所有可能的医疗技术继续对你进行检查。我们也接到任务,收集你所有的病历、X光片及各种检查报告。上次检查是四个星期以前:一个肋骨部的X光底片和一份详细的验血报告。这次体检是因为你与同学一起乘船游荷兰运河,回家后你给我们讲述旅途的见闻,并抱怨右侧肋部处的强烈疼痛。于是我们送你去看家庭医生,很幸运,检查的结果是,肋骨没有挫伤,一切正常。

材料中还有关于你脚踝骨受伤的全部报告。去年夏天,你得了坏疽,疼痛难耐。大学医院及底特利希教授都建议手术切除。老天保佑,细胞组织鉴定呈阴性。尽管如此,这次手术对你的打击仍然是巨大的,你基本的体育运动及身体的自由活动都受到限制。最为糟糕的是,你不能再打网球了,而你曾经多么热中网球啊!柜子里至今珍藏着你的奖杯。慢跑也成了禁区。让你一下子接受这些是很困难的。石膏拆除以后,你慢慢尝试着游泳和骑自行车,但这对你生命的更进一步的幸福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甚至从儿童医院取走你1968年的病历,你在两岁时跌了一跤,差点丧了小命。你得了严重的脑震荡,我们呵护了三个月你才康复。那时,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上帝又一次将我们的宝贝女儿赐还给我们。

下午,基于准确详尽的检查,医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但我们还不知道。托庇利乌斯医生与外科主治医师一同来看你,他们坐在你背后检

查你的肋骨，我一直在注意观察他们。他们并不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下眼神。最后，主治医师亲切地抚摸着你的背，唇中默默地吐出“满了”一词。这一刻，我已经知道了诊断结果。两位医生决定手术，取活样检验，以确定肿瘤的种类。但首先要引流出肺中的液体，这是以下几天的工作。

礼拜五，我们与托庇利乌斯医生进行了第一次长谈，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相信，从医学角度看，诊断结果是绝望的。是个恶性肿瘤，而且是连接组织肿瘤，来势极端凶猛。但托庇利乌斯医生努力让我们燃起一线希望。

我问他“伊莎贝尔还能活多久”时，他未作任何回答。我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我女儿的情况继续恶化，她会不会活过五天？”他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明白了，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你只能再活几天而已。但他在我们内心灌注了信心，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尤为重要的是，他使得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要把这信心移植到你心里。从这天起，我们对这位医生产生出极大的信任。

活体检查在下星期一进行，我们守护在你身边，寸步不离。成群结队的人来看望你，谁都想见你最后一面。幸好，这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忙着与他们交谈，你没有时间再问我们那些揪心的问题。

礼拜六下午，我最小的弟弟西哥弗里德从曼海姆到医院来看你，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太太乌丽及仅有四个星期大的女儿萨莎。西哥弗里德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幸好，他跟往常一样带了照相机，他就可以只躲在相

机的镜头后看你,而你看不见他盈盈的泪眼。他给你照了很多照片。小萨莎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呀,我相信,手捧一个小小的婴儿,对你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她是生命的象征啊!西哥弗里德和乌丽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想把这个小小的生命里蕴涵的生机传递到你身上、心里。

你开始写信。礼拜五你给教母伊妮斯写信,她患癌症已有半年,你们两颗心早已紧紧连在一起了。

亲爱的伊妮斯:

我又住院了,我想把这些事情一样一样地讲给你听。

你或许知道,爸爸妈妈曾去罗马呆了一个礼拜,他们住在罗里的公寓,罗里在罗马上课,他那时刚好去了美国,他的公寓便空了出来。

他们 29 号跟朋友一道开车出发,家庭的重担便落在我们五个孩子身上。我们是五个,因为:

1. 我们三兄妹

2. 女仆玛丽,她是讲法语的比利时人,20 岁,在我们家呆了一年,我们相处得很好。

3. 我的比利时女友卡罗琳·霍普谢,我的秋假是在她们家度过的。

由于克利斯逖安与马提亚斯的不负责任,又不应该将任务老推脱给客人,我只好挑起了重担,好在玛丽给了我很多帮助。

那个礼拜,我感觉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当然没

去看医生,因为我想我只是得了支气管炎,而且,我必须收拾房子、照顾两个兄弟。整个礼拜,卡罗琳陪我一起去上学,卡罗琳与玛丽于礼拜五离开。

礼拜六我把房子清扫了一遍。晚上,爸爸妈妈从罗马回来了,带回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肯定把他们吓坏了,我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呼吸困难。

礼拜天爸爸开车带我去看家庭医生,她说我得了初期肺炎。后来烧退了,一切都好转了,但我依然呼吸困难,而且伴着右肩疼痛,坐着、躺着,无论何种姿势都无济于事。家庭医生安排我于礼拜三下午在医院做X光检查。刚透视完,我们就被告知我的生命处在危险状态,我的右肺积满了水,左肺与心脏粘贴在一起。他们让我住院治疗,抽取肺部的积水。礼拜四是更进一步的检查,以便找到发病的原因。他们还用针管抽了脊髓。礼拜五,一支永久性的导管插在了我的肺与胸膜之间。

从来没有想过,如此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医院的人们很和蔼,我以前也常常去医院,但没有哪个医院这么好。

奶奶礼拜三从日本回来,带了好多漂亮的東西。她给布尔克叔叔买了一个随身听,是个带耳机的迷你录音机。昨天布尔克叔叔来看我时又把它送给了我,我开心极了。爸爸、妈妈、克利斯逊安和马提亚斯常常来看我,我大概每天有7位客人,多的时候有

15位，人们都对我特别好，这让我感动。

人们时常夸你给我的表非常漂亮，我天天高兴地戴着它。

问候并亲吻你的全家人。亲爱的伊妮斯，祝你好事连连。

你住院的贝莉

1981年11月14日

礼拜一做了活体检查，老天保佑，你的身体对麻醉剂的反应良好。手术后，你得到一个单人病房，护士小姐又在病房里加了一张床，这样一来，爸爸或我就可以晚上陪在你身边。思绪开始翻腾。那是一段充满紧张的交谈、焦虑的思考与最恐怖的噩梦的日子。他们能治疗你吗？你还有没有生存的机会？你还能活多久？你能够康复吗？这些问题与想法必须瞒着你，爸爸与我只能用眼神交流我们的困扰与焦虑，有时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病房几分钟。或许，你的大脑里同时掠过同样的问题与想法。你因为极大的恐惧而不能梳理它们，或许，因为极度的虚弱而不能面对它们。

晚上陪床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母亲弥留之际——她临终前的两个礼拜，想起那难以言状的折磨、那剧烈的疼痛，想起她无望地祈求赶快死去而不得。所有这一切始终萦绕在我脑际。我躺在你身边，彻夜不眠，我用身子圈着你，感受你轻轻的微弱的呼吸。一个痛苦的思绪折磨着我，在这可恶的命运面前，我为什么这样束手无策？为什么不能保护你，让你幸免于难？盼望奇迹出